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家範卷六至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曾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永年

家範卷六

宋 司馬光 撰

女孫 伯叔父 姪

女

禮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內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娩謂容貌也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紃縧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當及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而笄二十而嫁古者婦人

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于公宫祖廟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麻絲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隂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祭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毁則為壇而告焉

曹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檢其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

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為教哉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静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

不可乏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於是乎有身為暴亂而不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為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績制衣裳為酒食而已至於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曰教學童之書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下意猶出意也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曹大家之徒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係臂及令死當還葬法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係

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以為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

置鏡奩中廹奉喪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强名之以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喪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乃知男獨取之

宋會稽寒人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
知父篤癃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
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為義門多
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
卒三女自營殯葬為菴舍居墓側

又諸暨東滂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
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
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

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為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栢剪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此數女者皆以單惸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逼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面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

哉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涕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

刃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
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禮父
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縕志發憤卒袖白刃
以揕讎人之胸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然則為
人而怠於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犍為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

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仕蜀為郎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乞願終養

武帝矜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瓛音桓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

後魏張元芮城人世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

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顧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没號踊絶而復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感嘆異之縣博士楊輒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此皆為孫能養者也

唐僕射李公名訥有居第在長安脩行里其密鄰即故日

南楊相也名收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宂舍也意欲吞之垂涎少俟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為必遂及復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名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别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初意竟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辯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

之託其諷諭王生忤奉其㫖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久之一日公遘病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虛風氣因得乗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齋罏換緡未如鬻之以贍醫藥李公卞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餧死鵩窺而死亦其命也先人之敝廬不忍為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别自是王生及

門不復接矣

平盧節度使楊損初為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損宗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也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物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邪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悅使損按獄黔中年餘還彼室宅尚以家世舊物不忍棄失況諸侯之於社稷大夫之於宗廟乎為人孫者可不念哉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甞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宗正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

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

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兩

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

反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侍中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

荒頓頓猶廢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䍶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

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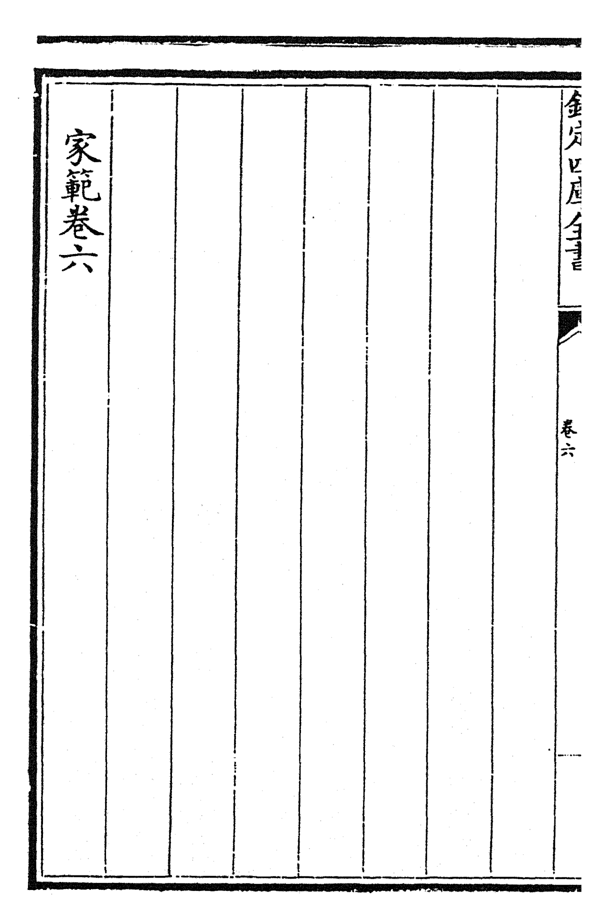
太尉郄鑒少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世有殺其孤規財利者獨何心哉

姪

宋義興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専獨伸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名公權如事元公名公綽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

大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俟太保馬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為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於公卿間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家範卷七

宋　司馬光　撰

兄　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為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為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於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

不知已出從而葢其井以為死矣　象曰謨葢都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謀葢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廪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廪父母欲以牛羊倉廪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弤都禮切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治牀欲以為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象見舜坐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見君也忸怩而慙是其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

治耳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為好言順辭以荅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象殺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荅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非至誠而詐喜以悦人矣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産子産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産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産以喻之子産鄭國公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

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偽喜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

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然則弟之不恭益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

糠覈耳覈音紇麥糠中不破者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

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顔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顔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娣婦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顔妻主之矣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戲於掌上誤墜堦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為兄

如此豈妻妾它人所能間哉

弟

弟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璡音津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

梁安成康王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

後漢議郎鄭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

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兄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潁川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

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

疫癘之不相染也

右光禄大夫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

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

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

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

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

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

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

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幾竟不起舍二親既終兩兄既歿次嫂樊氏因疾失明舍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以至病愈

後魏王平太守陸凱兄琇坐咸陽王禧謀反事被收卒於獄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寃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爾逝

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鬚鬢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是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復可得乎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與他人議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他人

己不愛人人誰愛己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未之有也詩云毋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於虺乎

顔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

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葢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可免夫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雖易怨比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無頹毁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為鼠雀妻子之為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童僕為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懽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爭之地也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

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眜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中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

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為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

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成不報既葬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語垂涕乃還就國

居巢侯劉般卒子愷當襲爵讓於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將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歳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

後魏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

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為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為嗣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誠若徒事形迹則外雖友愛而內實乖離矣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

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郄氏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鄉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急子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弟

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餓賊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北漢淳于恭兄崇將為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又齊國

兒萌梁郡車成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

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

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

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

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

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

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

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匹

梁江陵王玄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没玄紹以鬚面魁梧為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云賢者之於兄弟或以天下國邑讓之或爭相為死而愚者爭錙銖之利一朝之忿或鬬訟不已或干戈相攻至於破國滅家

為他人所有烏在其能利也哉正由智識褊淺見近小而遺遠大故耳豈不哀哉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其是之謂歟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爭雖俱有罪弟為甚矣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覧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

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禄大夫

後魏僕射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禄恩賜皆與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

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仲暐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唐中書令韋嗣立黄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奚異母之足患哉

姑姊妹

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疾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將及於追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

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
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
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
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
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
於是齊將案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乃
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
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

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室中欲取其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户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漢郃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

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内不能和夫家外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

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弟遂以繦自經而死左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為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

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艮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説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恒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蓋久常之道也是故禮壻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壻乘車先行婦車從之反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閑有家

悔亡正家之道靡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犺浸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為匹夫耕漁於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之行婦道於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

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絕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筥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

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之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為美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

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為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晉太宰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賔已南向妻北

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為天夫何恨太尉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兩譏之晉太尉劉實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笑之實不以為意彼莊薛棄義而王劉循禮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焉

易恒六五恒其徳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
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
為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為賈后所制
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絶膳而終因愍懷太子於許
昌尋殺之唐肅宗為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内以憂
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為天子制於
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況於臣民自古
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

則悍妻之為害大也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厲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絶則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則非之以為無行故士大夫難之按禮有七出顧所以出之用何事耳若妻實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餘賢士以義出妻者衆矣奚虧於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卷七

家範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妻上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

為人妻者其徳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徳不以強辨為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

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柔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

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

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紉綢繆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紃之屬所以自結故也野處

則帷裳壅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也適主故婦人夫不在不為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栢舟之詩以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傅

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宫人約令召宫人必持符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於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再嫁之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於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

之節今慕貴而忘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

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絍以為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其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吳許升妻呂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

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膰焉

度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聞其名聘以輧輜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

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

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悔之許之是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流血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

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為曹氏後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

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衛永釋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内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

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養奉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

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於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於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

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

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已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

於親族之家絶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襃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閭

周虢州司户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擕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擕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

以一手幷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矣

家範卷八

家範卷九

宋　司馬光　撰

妻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是故關雎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夭芣苢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衆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妬

矣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阨富貴而不顧無禮棄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捐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入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

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寳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先人後已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輙增隆遇未幾立為皇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為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私則愈疎矣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

為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册尊曹氏為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為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没于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宫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别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

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疾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羣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猶不慍況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妬矣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約為美不以侈麗為美也

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粗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

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腮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況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見夫門

梁鴻妻屏綺縞著布衣麻屨操緝績之具見夫門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悰為澧州刺

史主後悰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過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衆譁説以爲異事悰在澧州三年主自始入後三年間不識刺史廳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況寒族乎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賢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曹大家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

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茍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貞潔耳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羣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陜輸不定貌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是以冀缺之妻饁其夫相待如賓梁鴻之妻饋其夫舉案齊眉若此可謂能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

志在女功為絺綌服勞辱之事采蘋采蘩美夫人能奉祭祀彼后夫人猶如是況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安逸乎

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王后親織玄紞玄紞冠之垂前後者一云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復加之紘綖也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覆之者

也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列士元士也既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幘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辟罪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

之絶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為衣袿手皆瘃裂皇后猶爾況他人乎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謂能勤勞矣

為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以正雞鳴警戒相成此皆内助之功也自塗山至於太

姒其徽風著於經典無以尚之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故雞鳴樂擊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

楚莊王初即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勤於政事不倦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

陶大夫答子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之答子

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期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婦

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為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我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為食業本辱而無憂者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

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為人灌園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款備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不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

復還終業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吳許升少為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

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

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

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宮中每能規

諫今不復聞善言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此皆

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讎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刼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牖戶待之還其家乃譎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牖戶而卧夜半讎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首也讎人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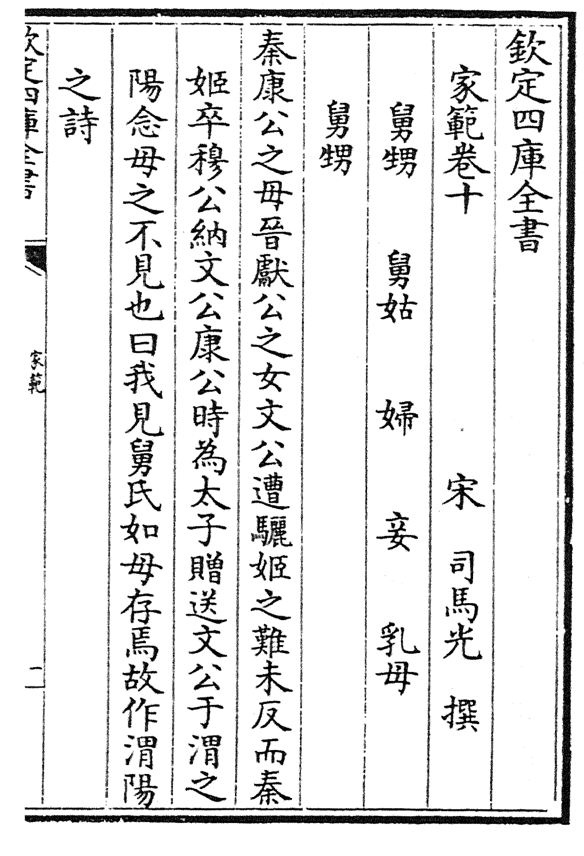
殺其夫

光啓中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揚州城中食盡人相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城中迪餒且死其妻曰今饑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以不歸願鬻妾於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別迪至城門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共詣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嘆

息竟以金帛遺之廸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婦

有以死徇其夫者況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九



家範卷十

宋　司馬光　撰

舅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刋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為光訟寃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晉司空郗鑒頰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見伯叔父門鑒薨翼為剡令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此皆舅甥之有恩者也

舅姑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若於彼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庸之為言用也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譴責也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猶明也猶為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

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笄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贄

婦

內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見子門

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冢婦所祭祀賔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介婦衆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下冢婦也命為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事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

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

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龎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嘗有它舍

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它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醖之為有司所糺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至於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隣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於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

尚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尚書杜悰逮事舅姑杜氏

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

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饋

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它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貴富以驕其舅姑為婦若此為夫者宜棄之為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內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絕禮節宜明是以綠衣

黄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袁盎引而却之董宏請尊丁傅師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己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況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

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内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内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

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脩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内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為太后而以嫡母為太妃太妃不以愠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事見

妻門是亦近世所難

乳母保母附

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特歸一處以處之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

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中入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之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

天子殺伯御立稱爲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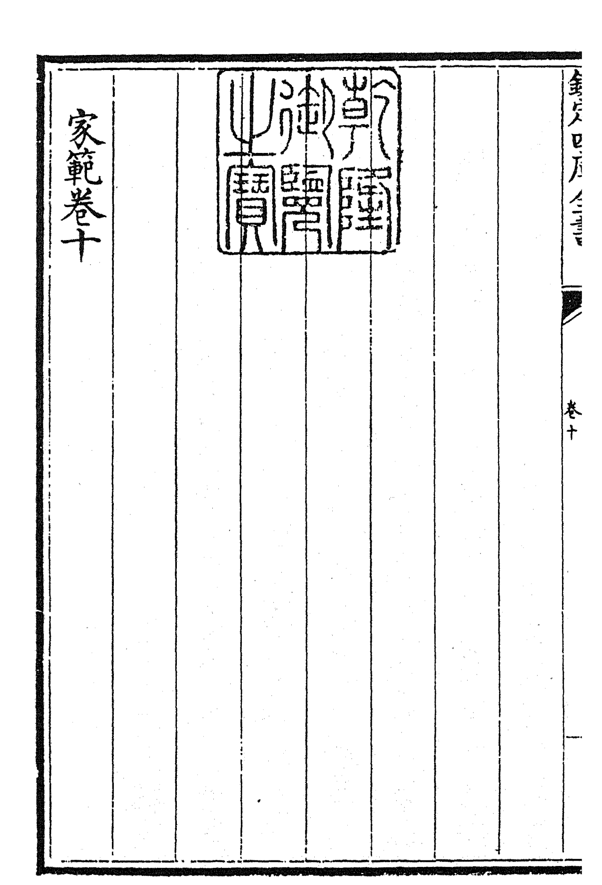
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已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為乎母曰吁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君聞之

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求自髡鉗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至時喪亂凶饑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捃拾每有所得輒歸哺師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為捃拾竊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

惠有聞撫育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叛於鳳翔有怨於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廣尚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於路以達大梁歸於益家嗚呼人無貴賤顧其為善何如耳觀此乳保忘身徇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雖古烈士何以過哉



家範卷十